

吴蔚◎著

# 白玄机

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吴蔚◎著

# 白方机

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鱼玄机 / 吴蔚著. — 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  
2009. 1 (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)  
ISBN 978-7-80219-530-1

I. 鱼... II. 吴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99657号

图书出品人 杨瑞雪

文案统筹 郭林茂 陈时恩  
责任编辑 刘海涛 苏 东 逯日光  
责任印制 曲 静  
发行总监 刘明清  
责任校对 唐燕民 姚丽娜  
装帧设计 北京光芒广告有限公司  
内文插图 尔 文

---

书 名 鱼玄机  
作 者 吴 蔚

---

出版·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(100069)  
电 话 010-63292534 63057714 (发行部)63055022 (编辑部)  
传 真 010-63292526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开 本 16开 710毫米×1020毫米  
印 张 19  
字 数 220千  
印 数 1-10000 册  
版 本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 
印 刷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 
书 号 ISBN 978-7-80219-530-1/K·98  
定 价 39.00元  
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# 目 录

目录

## 第一章 三乡驿

1

夜凉如水，秋风中飘荡着淡淡的马粪和苜蓿的混杂味道，倒也不是十分难闻。李凌站了会儿，又觉得腹痛，只好再向茅厕走去。他绕过驿舍，打算抄个近道，刚走出数十步，突然听到有异动之声，回首一看，一个黑影正爬到驿舍二楼窗外，身手极为敏捷……

## 第二章 夜宴

23

银菩萨就这般传奇地丢失，又传奇地寻获。然而案子并没有破，尚有许多谜团未解。如果真是飞天大盗所为，为何他不顺手将宝柜中的其他财物席卷一空？既然他能飞檐走壁，坊门夜禁于他根本无碍，为何他不似往常那般扬长而去，而是要将赃物藏在咸宜观……

## 第三章 温庭筠之死

69

只听见“哗啦”一声巨响，前厅大门突然被狂风吹开，众人吓了一跳。昆仑赶将过去，欲重新掩上门时，外面又传来一声惨叫：“啊”声音极为凄厉，在这寒夜中格外令人毛骨悚然……

#### 第四章 雪夜凶杀

121

咸宜观后墙上从右往左清晰地写着：“生不畏京兆尹，死不惧阎罗王。”字迹极为潦草，不成章法。坊正王文木刚好仰天躺在“生”字下，半边身子都掩在雪地中，额头到鼻子上有一道明显的血迹。脑后也有少许血迹，已经成为血冰……

#### 第五章 美人醉

157

尸首被小心翼翼地挖了出来，一名差役撕下自己的一片衣襟，掸掉其面上的泥土。只听见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国香已然晕了过去。鱼玄机及时扶住了她，可自己也是神情惨淡，直愣愣地盯着那具尸首，摇摇欲坠……

#### 第六章 飞天大盗

183

到得后院，二人便交上了手，一番旗鼓相当的剧烈打斗。裴玄静三番五次欲扯下黑衣人脸上的蒙面巾，始终未能得手。那黑衣人料不到裴玄静一介女子，竟然武艺不弱，几次欲摆脱对方逃走，均被紧紧缠住，不能如意……

## 第七章 猜忌

207

鱼玄机心中的伤痛与失望远远超过了她表面的痛楚。在她一生中，没有谁比眼前这个男人待她更好，他尊重她的一切，她的人格，她的才华，甚至包括她的过去，她已然慎重考虑过，有意要接受他。而现在，她只怀疑他不过是为了方便向温庭筠报复才接近她。她回想起当初戏剧般的邂逅，以及他后来不求任何回报的为威宜观的付出，不免疑虑更深……

## 第八章 生同死不同

235

那男子心中猛地一抽搐，这才知道自己行踪早为对方所觉察，暮然之间，他的手仿佛被一种奇特的力量攫住，紧握尖刀的手开始无力。忽然又看见了鱼玄机背部的斑斑伤痕，一时间，心上翻江倒海，百般滋味，手也渐渐了软了下来……

## 尾 声

271

## 易求无价宝

难得有心郎 ——记唐朝女诗人鱼玄机

2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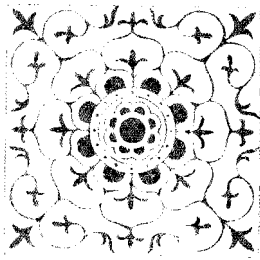
## 后 记 ——关于《鱼玄机》小说

295

## 第一章

# 三乡驿

夜凉如水，秋风中飘荡着淡淡的马粪和苜蓿的混杂味道，倒也不是十分难闻。李凌站了会儿，又觉得腹痛，只好再向茅厕走去。他绕过驿舍，打算抄个近道，刚走出数十步，突然听到有异动之声，回首一看，一个黑影正爬到驿舍二楼窗外，身手极为敏捷……





唐 懿宗李漼(cuì)咸通八年，公元867年九月，重阳

刚过，二十七岁的老姑娘裴玄静换上黑色的吉服，辞别年迈的父母，将要离开家乡河南缙氏城，经洛阳、长安两都，嫁往京兆府郿(hù)县。

这也是新娘子人生中的第一趟远途。她虽然在慈母婆娑的泪光中有些黯然，但大体还是平静的，没有像一般人家出嫁的女儿那样哭哭啼啼。最出人意料的是，她坚持不肯要陪嫁的婢女，只带上祖父传下的桑门剑，就此登上了墨车。

代表李家前来迎亲的是新郎李言的堂兄李凌，今年三十六岁。他随身带着的小户奴（注：家奴的意思）牛蓬，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，不过跟着主人忙前忙后，手脚倒是勤快。车者万乘四十来岁，是李家专门从长安雇来的赶车手，他的豪华墨车和高头骊马在京兆一带颇为有名。

离开裴家之时，正是日入三商时分，以取古礼“昏礼下达”之意。天幕漆黑，又无月光，一行四人，两骑一车，摸索着走到缙氏西城门的客栈，就此停宿。次日清晨，城门大开，将出发之时，裴父裴升和裴母陈氏又在婢女的陪同下紧巴巴地赶到西门客栈，陈氏亲手将心爱之物银菩萨交给爱女珍藏。依依惜别后，裴玄静一行人正式离开了缙氏城，西奔洛阳而去。一路遥望残柳垂丝，寒芦飘絮，倒也夷然。

当晚到达洛阳，照旧歇息，第三日清晨再出发。唐朝实行两京制度，从东都洛阳到西京长安的八百余里官路是帝国最为重要的交通干线。道路宽阔平坦不说，沿途还有夯土堆



成的标识，称为“里隔柱”，每五里一柱，每十里两柱，方便行人推算行程。且所经之处，驿馆林立，酒肆丰溢，便利之极。

洛阳之后，下一个城市是陕州，须先经过崤山。崤山分南北两路，均险隘难行。南路为驿路主线，相对平坦，兼有湖光山色，蓼红苇白，风景怡人，不过由于迂回向南，绕了一大圈。北路虽陡峭险峻，但直接连接洛阳和陕州，更为快捷。李凌本性格平庸，但却对这次代堂弟迎亲一事格外紧张，又是个急性子，生怕误了事先定好的婚期，也未与新娘裴玄静商议，便径自选了北路。按照李凌的计划，这一天日落前该赶到澠池，也就是战国时期秦昭王与赵惠文王会盟的地方。

天高云淡，车马辚辚。沿途层林尽染，秋色正浓，赏心悦目，倒也使旅途显得有些生趣。一路均是平安无事，只是走到阙门时，听闻前面硤石堡处有饥民强力劫取来往行人的财物。硤石堡正是北路上最险要之处，东径雍谷溪，回岫萦纡，石路阻峡，所以才得了“硤石”的称号。不过，李凌起初并不大相信这等传闻。今夏陕州大旱是事实，然而在两京之间的驿路上当道抢劫，漠视王法到这个地步，听起来着实有些骇人听闻。

正半信半疑之时，又听说那些胆大妄为的拦劫者并非山民，而是被官军追捕正急的盐贩，个个手中均握着明晃晃的凶器。这话听起来更加匪夷所思，盐贩多在山东、江浙之地，如何到得这里？

李凌科举不第，未入仕途，一直只处理照料家族事宜，对时事漠不关心，一时难辨真假。眼见前面的路人纷纷调头，犹豫后最终决定还是折返洛阳，改行南路。只是这样一去一回，行程便耽误了许多，日落前只返回了洛阳。第四日

刚出发小半日，便遇到了一场绵绵秋雨，车轱辘陷在泥中，出了点问题，不得已已在寿安县滞留了一天。第五日，一行人一早出发，然而秋雨后道路泥泞，马车比平日难行得多，直到天黑时，才到达三乡驿。

三乡驿不仅是南路上等级最高的大路驿，还是玄宗明皇帝李隆基创作名曲巨作《霓裳羽衣曲》的地方，算得上是驿路的名胜之地。据说昔日明皇帝在这里登高望女儿山，见到山上云雾缭绕，精通音律的他突然有所感悟，就此写下了《霓裳羽衣曲》，用以咏唱众仙女翩翩起舞的意境，其舞、其乐、其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舞姿婆娑的仙女形象，成为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。诗人刘禹锡曾有诗道：“开元天子万事足，惟惜当时光景促。三乡驿上望仙山，归作霓裳羽衣曲。仙心从此在瑶池，三清八景相追随。天上忽乘白云去，世间空有秋风词。”便是吟诵此事。

这里是南路必经之地，停留了不少行商。古来驿站为官营机构，只供给来往官员及传递官府文书的公差，凡住宿、补给、换马，须出示朝廷传符、券、牒等凭证。唐朝立国后，驿道系统本建设得相当完善，然则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势力膨胀，皇帝权威衰弱，驿制开始走向弛废。尤其到了晚唐，文书递送之责逐渐由驿站移植到递铺，驿站压力相对减轻，但来往官员、使者依旧频繁，白白吃香喝辣不说，还要挑三拣四。驿长自然不敢得罪这些人，光送礼的开销就是一笔巨大的花费。而唐朝更有明文规定，驿长须对驿马死损肥瘠负责，一旦马匹有死损，均由驿长赔偿。为了填补这两项巨大亏空，驿长干脆想出了趁客稀事简之时辟出部分传舍对外接纳商旅的法子，甚至还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。由于驿站往往是精选之地，驿馆建筑也较普通旅舍宏敞雄大，更有所谓“丰屋美食”之称，因而行客们往往更愿意选择驿站来做



休憩之地。而朝廷知晓后，因忌惮曾发生过肃州驿丁暴动，对此也不敢多管，仅仅是睁只眼闭只眼罢了。

李凌进到驿厅时，刚好传舍只剩了最后两间客房，新娘裴玄静自住一间，无奈李凌只能与随从牛蓬和雇请的车者万乘共挤一间房了。

晚饭时，不少头一遭到此的商客听到充当跑堂的驿丁没口子地称赞《霓裳羽衣曲》后，好奇心大起，群情汹汹，要摸黑去东边的连昌宫探访明皇帝登高处。其实连昌宫是皇帝行宫，普通人根本无法进去。所谓探访，也不过是在围墙外面遥遥远观而已。但众人心中均有猎艳之想，说不定能切身感受到大美人杨贵妃往日的香泽，晚饭一毕，便迫不及待地吵吵嚷嚷离开了。这一下走掉了大半人，驿厅顿时安静了下来，偌大的厅堂显得空空荡荡。

李凌询问裴玄静是否也要去看看古迹，一路沉默的新娘仅仅摇了摇头，便告辞回房休息。跟随李凌来迎亲的户奴牛蓬本来还想跟着人群去凑个热闹，但望见主人一脸焦虑，便不敢开口提起。

自改行南路后，李凌便一直忧心忡忡：看来误期已不可避免，如今之计，只能派人快马送信去鄠县说明情况。可牛蓬才十三岁，还是头一次出门，能放心派这个毛孩子回去吗？

李凌的座位最靠近柜台，转头一望，柜台后有一名驿吏正埋头喝闷酒，似有满腹心事。他想了想，走过去道：“吏君有礼了！”

那驿吏名叫夏亮，正因家中琐事烦恼，刚巧今夜当值，又赶上人极多的时候，心情愈发烦躁。他只抬头看了李凌一眼，随即又低下头喝酒，饮完一杯，才不耐烦地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李凌道：“在下京兆李凌，有一封急信，想送

去长安，不知道吏君……”夏亮头也不抬，只问道：“你可有官府凭证？”李凌老老实实回答道：“在下并非官府中人，信也是家信。”夏亮挥挥手道：“那不得了，你还多问什么？我们这里可是驿站，只递送官府公文！”

李凌碰了个大大的钉子，满心不悦，然对方所言在理，又不便发作。回身刚及坐下，只听见一个清朗的声音问道：“兄台有何烦心之事？不知小弟可否代为效劳？”

抬眼一看，一名年轻男子正站在面前拱手相问。他大约二十来岁年纪，一身蓝色直裰(duō)，腰系丝绦，黑红的脸上一双眼睛晶晶发亮，显得神采飞扬。又操着极重的山东口音自我介绍道：“在下黄巢，是去京师参加今秋省试的山东贡生。适才小弟留意到兄台长吁短叹，似有不解之愁，特意过来相询，是否有效劳之处。”

李凌正闷闷不乐，忽然意外得人关怀，顿有如获天助之感，当即请对方坐下，原原本本讲明了事情经过。又道：“本来舍弟李言要亲到缙氏迎娶新娘，不过近来长安闹飞盗，京畿之地人心惶惶。舍弟官任郛县县尉一职，职责所在，一时走不开身，这才将迎亲大事托付于我。按照先前约定，二十日日落前，舍弟李言该到长乐驿与我等会合，但目今看来，恐怕要比预期延迟三四日了。我正为此烦心，生怕亲朋好友们久候。”

黄巢闻言大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！李兄只要写一封信，小弟乐意充当这送信使者。小弟的坐骑‘飞电’是万里挑一的好马，瞬息万里，大后日日落之前，小弟便能抵达长安。”

李凌听了大喜，当下招手叫过一名驿丁，索要了纸笔墨，当场写好一封信，双手交付给黄巢，叮嘱道：“内中情形，信中均已经说明。黄君千里迢迢去京师应试，科考在即，功名要紧，不必麻烦大老远再跑一趟郛县，只须将信送



到长安亲仁坊胜宅处。舍弟李言与胜宅主人尉迟钧交好，他自当理会。”

黄巢奇道：“尉迟钧可就是那于阗国王尉迟胜的后人？”李凌道：“正是。”黄巢将信收入怀中，大笑道：

“如此甚好，小弟正想要见识一下这大名鼎鼎的胜宅到底是如何的风光。”又一拍桌子，大声叫道：“酒保，快拿上色的名酒、时新的好菜来，我要与李兄畅饮一番。”李凌见他为人豪气，又有一副仗义心肠，也颇为欢喜。

偏偏旁边柜台后那驿吏夏亮见黄巢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，莫名其妙地心头来气。更重要的是，按照本朝制度，上京赶考的举子有资格免费使用驿站，黄巢白占了一间房，驿站便少收入了一间房钱，是以驿吏更加看他不顺眼，重重横了他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这乡下小子，还真当这里是酒楼茶馆呢！”黄巢登时面色一沉，刚及发作，李凌急忙道：“黄君大人雅量，不必与他计较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”黄巢知道李凌不欲自己多生事，顺势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。夏亮挑衅不成，也就罢了。

当下酒菜流水似地端上来，二人边谈边饮。三乡驿的酒有个特色，全是驿站驿兵自酿，是这一带颇为有名的烈酒，常人只饮得一杯，往往已经面红耳赤。李凌酒量本好，只是担心第二天还要赶路，不敢多饮，也劝黄巢少饮为妙。黄巢笑道：“仁兄可自便。小弟却是无酒不欢，愈饮愈好办事。”果然数杯烈酒下肚，照旧脸不变色心不跳。

酒酣之际，又互相道了籍贯家承。李凌本是关中世家，黄巢却是山东曹州人，家中世代经商，家资(zī)富厚，到了他这一辈才开始读书向学。这次赴京赶考，还是他头一次到西边来，因而有意放慢行程，为的就是沿途游历大好河山。黄巢对李凌提及的石堡有盐贩当道抢劫一事似乎很有兴





所顾虑，便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如此，信的事就拜托给黄君了。”黄巢拍了拍胸口，笑道：“君子一言！小弟既答应了明日将信送到，何劳仁兄再次吩咐！”李凌再三致谢，这才与黄巢拱手作别，各自回房歇息。

临入房之际，李凌突然肚子不舒服，又想到陕州还有一半的路程，车马难行的恰好都在这一半上，急忙吩咐牛蓬去找车者万乘重新检查一下车马，他自己则赶着去如厕。问了驿丁后，方知道茅房在驿站的最西侧，需穿过一大片苜蓿地。

唐朝惯例，驿站附近划有大量驿田，用来种植苜蓿草，以就地解决驿马的饲料问题。这苜蓿草非中原之物，原产自西域大宛，传说是世间罕物汗血宝马最爱的食物。昔日西汉武帝刘彻爱马成癖，为了得到汗血宝马，不惜劳民伤财，先后两次对大宛发动了战争。随着汉军胜利的步伐，苜蓿草也与汗血宝马一道流入了中原。最盛之时，汉宫别苑四周种的全是紫花苜蓿，长草离离，一望无边。每当微风拂过，长草萧然摇摆，因此又被称为“怀风”，极有风韵。

李凌蹲在茅厕时，耳中尽是苜蓿的风中汹涌之声，一浪接着一浪，飒飒作响，在这夜深人寂的时刻，听起来极为诡异。

过了片刻后，大厅方向传来人语声，夹杂着马嘶声，大概是前去连昌宫的众人回来了。一会儿，便有急促的脚步声走过来。本以为也是来茅房方便的人，不料那脚步声到不远处就顿住了。只听见一个男子气急败坏地声音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一个带着荆楚口音的女子道：“怎么，你还想怪我？咱们之前不是说好，要一道到长安探望鱼玄机姊姊的么？你从鄂州出发之时，为何不叫上我？”她的声音脆生生的，语速极快，却是一副埋怨的口气。

李凌一听到“鱼玄机”三个字，立即上了心，竖起了耳朵，刻意留心听着。那男子不耐烦地答道：“那不过是你自



己自说自话，我到长安可是有正经事儿要办。你一个妇人人家，跟来做什么？你还是赶紧回家去吧。”女子道：“嗨，我大老远地从鄂州追来，离长安这么近了，我才不要回去呢！”见男子不答，又赌气道：“那你去长安办你的正事好了，我自己到咸宜观去找鱼姊姊。”

大概是见女子动了气，男子的语气顿时缓和了下来，温言劝道：“鱼玄机现今出家当女道士了，可不再是你昔日的鱼姊姊了。国香，你也别胡闹了，还是赶紧回鄂州去吧，免得大人（注：唐朝“大人”指父亲）牵挂。”那叫国香的女子却依旧不依不饶，没好气地道：“怎么出家了就不是我的鱼姊姊了？去年她还专门写诗寄给我呢。”说到最后一句时，语气中充满了骄傲。接着便漫声吟道：“旦夕醉吟身，相思又此春。雨中寄书使，窗下断肠人。山卷珠帘看，愁随芳草新。别来清宴上，几度落梁尘？”

李凌听了大吃一惊，忖道：“近来长安教坊十分流行这支歌，据说还是李可及谱的曲，想不到竟然是鱼玄机写给这女子的诗，看来她与鱼玄机关系非同一般。鱼玄机的旧友寥寥无几，我怎么不记得有一荆楚女子？”心头疑惑甚多。突然又想到一事，心下恍然大悟：“是了，李亿可不正是鄂州人！这国香与男子定是与李亿有什么干系，许是鱼玄机游历荆楚时所结识的也说不定。”他一边想着，一边提着裤子站了起来，先轻轻咳嗽了一声，以免突然走出来时惊吓了对方。

饶是如此，国香依然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抓紧了男子的手。男子初时听到一人声冒出，也颇为害怕，但一想这里是驿站，外面有驿兵把守，胆子又大了些，探头看了看，安慰道：“没事。前面是茅房，估计是有人在蹲大号……”李凌接声道：“正是。”束好衣裤，走了出来。只见缺月微明中，前面一高一矮两个人影，正是适才交谈的一男一女。